

唐宮二十朝演義



唐宮二十朝演義

許嘯天著
天華館主評

第三十四回 排異己蕭妃遭謫 結歡心王后屈尊

彩霞宮中正在歡笑暢飲的時候，祇見一輛輕車，悄悄的推進了後宮門，直送到正宮裏停下。宮女上去，從車子裏扶出一位嬌弱輕盈的女尼來。那女尼見了王皇后，便拜倒在地，口稱娘娘千歲。皇后親自去把女尼扶起，拉住手兒，走進寢宮去。兩人密密切切的談着心。從此王皇后便把這女尼留養在宮中，暗暗的給他留起頭髮來。這個女尼不是別人，便是被太宗臨幸過，又和高宗偷着情的武媚娘。這媚娘此時還祇有十八歲年紀，王皇后着意關理着，益發出落得豔冶風流，他性格又乖巧，心地也聰明，每日伺候着皇后的飲食起居，閒暇的時候，又說笑着替皇后解着悶兒。皇后也不時賞他金銀衣飾，媚娘便拿去悄悄的賞了宮女，因此合一個正宮上上下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說武媚娘是大賢大德的，便是那劉貴妃，越法和媚娘說得投機，兩人在宮中拜了姊妹。劉貴妃把媚娘拉到自己宮中去，同起同臥，十分親密。看看又過了兩年，媚娘鬢髮如雲，翠髻高擁，越法出落

得容光煥發，斌媚動人。那時打聽得高宗寵愛蕭妃的心思，也差了些，有暇御駕也常臨幸正宮。那蕭淑妃打聽得萬歲在正宮中留住，便在背地裏罵皇后是騷狐，又假說素節哭喚阿父，接二連三的把個萬歲逼回宮去，也便有人把蕭淑妃辱罵皇后的話，悄悄的去告訴了皇后。皇后大怒，說這賤婢，俺須不能饒他。隔了幾天，高宗又臨幸正宮，帝后對坐着用膳，在飲酒中間，皇后故意說：當年若無武才人爲陛下設謀，如何能得有今日？可憐那武才人自先皇去世以後，便守着暮鼓晨鐘，向空門中度着寂寞光陰，陛下也曾憐念及否？高宗自從那日和武媚娘在水仙庵中相遇以後，回得宮來，也便時時掛念，如今聽皇后提起，便不由得嘆了一口氣道：空門一別，有如隔世，每值花前月下，如何不念。祇因關礙着先帝的名分，且美人業已削髮出宮，無可挽回的了。王皇后笑說道：妾身亦知陛下未能忘情武氏，已爲陛下物色得一個女子在此，容貌舉止，完全從媚娘脫胎得來，今敢獻與陛下，以解相思之渴。高宗聽說，忙問女子何在？王皇后回頭去吩咐宮女，把那新入宮的女子喚出來。停了一回，果然兩個宮女，扶着武媚娘出來，走在高宗跟前，深深拜倒。待高宗扶起他頭來看時，豐容盛鬋，不是媚娘，却是何人？當下王皇后便把如何探聽得陛下私訪尼庵，知道陛下還想

念武氏，便悄悄的把他去接進宮來，留着頭髮，藏在宮中，待陛下臨幸。一席話說得高宗心花怒放，連聲讚嘆！說皇后真是好人！當夜便在西宮臨幸武氏。他二人久別重逢，自有一番繾綣。武氏如今年已長成，牀席之間，自解的一番擒縱手段，不復如從前一味的嬌憨羞縮了。高宗十分歡喜，便拜爲昭儀。那武氏因不忘皇后引進之恩，便每日到正宮去朝見，伺候着皇后的起居，依舊陪着皇后說笑解悶，直到萬歲在西宮守候着，幾次打發內侍來傳喚，他纔回西宮去。隔了幾天，又親自把皇帝送進正宮去，勸皇帝不可失了夫婦患難之情。又說那蕭淑妃出身淫賤，祇知一味沽寵，不顧后妃大禮，勸皇帝少親近爲是。高宗聽了武氏的話，果然把蕭淑妃冷淡下來。王皇后和劉貴妃二人，都是十分感激武氏的。這武昭儀在牀第之間，果然是妖冶浮蕩，把個風流天子，調弄得顛倒昏迷，但每值他斂容勸諫的時候，眉頭眼角，隱隱露出一股嚴正之氣，不由這位懦弱的皇帝，見了不畏懼起來！你若依從了他，一轉眼便橫眸淺笑，叫人看了煞是可愛！你若不依從他，見他那副輕齷薄噀的神韻，叫人看了又煞是可憐！日子久了，這皇帝便被武氏調弄得千依百順。有時高宗朝罷回宮，心中遇到大臣爭執，難解難理的事體，武氏祇須一句話，便處置下來了。從此高宗越發把這武

氏另眼看待，每天把朝廷大事和武氏商量着，又把各路的奏章給武氏閱看。武氏做女孩兒的時候，原讀得很多的詩書，當下便替皇帝批着奏章，起初原和皇帝商量妥當了，再動筆批寫，後來因高宗怕煩，一切章奏，都由武氏做主批閱。這高宗皇帝原是好逸惡勞的人，如今見武氏能批閱奏本，便也樂得躲懶去，這武氏原也生得聰明，又因他隨侍先皇帝的時候，先皇帝批閱奏章，他看在眼里，如今他批出去的奏本，果然語言得體，處置得宜，外間臣工，毫無異言，高宗也很是放心，把武氏加封爲德妃，這武氏地位一高，他却漸漸的放出手段來，第一個便拿劉貴妃開刀。他在高宗跟前，說王皇后和蕭淑妃兩人在暗地裏鬧着意見，全是劉貴妃從中挑撥成功的。這劉氏原是後宮出身，他仗着太子是他的親生子，便敢任意播弄，宮庭之內，不能容此小人；況當今太子，既經皇后認爲親子，如何又留劉氏在宮。他日太子覺悟，使皇后一番苦心，付諸流水，便硬逼着把劉貴妃廢爲庶人，打入冷宮。高宗又把武氏陞爲貴妃，與皇后祇差了一級。那蕭淑妃的位置，却在武氏之下。這武氏却日夜在高宗跟前，訴說蕭淑妃居心陰險，祇因他生有皇子，却在外面結黨營私，謀害太子，却要把自己兒子立做太子。這句話蕭淑妃原也對高宗說過，高宗如今聽了武氏的話，却也半

信半疑。武氏又暗暗的把這話去對皇后說了，皇后久已懷恨蕭淑妃了，便也在高宗跟前，說蕭淑妃如何如何包藏禍心，劉貴妃既已廢黜，皇后跟前便沒有親信的人，便把武氏認爲心腹，朝晚商量如何謀陷蕭淑妃。便有正宮裏的內侍，悄悄的把這消息傳給蕭淑妃知道，蕭淑妃十分驚惶，打聽得武氏不在皇后跟前的時候，便悄悄的趕到正宮去，在王皇后跟前跪着求着，不住的叩頭哭着，說着道：婢子原自己知道福薄，受不起萬歲的寵幸，無奈萬歲恩重如山，把婢子陞做淑妃，婢子也曾幾次勸萬歲不可冷落了娘娘，婢子也知道娘娘當時十分憤怒，婢子不該把萬歲的寵愛一個人霸佔着，但婢子終是一個愚昧女子，祇知道承候着萬歲一人，時時刻刻怕失了萬歲的寵，天日可鑒，那時婢子實不敢在萬歲跟前，進娘娘的讒言。如今這武貴妃一進宮來，第一步便驅逐了劉貴妃；第二步便要驅逐婢子，婢子雖萬死不足惜，但婢子被逐以後，那武貴妃便要不利於娘娘，那時娘娘左右沒有一個心腹，一任武貴妃欺弄着，再欲思及婢子今日之言，悔之已晚。婢子今日把一片真誠，奉勸娘娘，不如留着婢子，爲娘娘做一個耳目，婢子願繳還皇帝的冊封，從此不回彩霞宮去，留在娘娘身旁，充一個忠心的奴僕，祇求娘娘救我！幾句悽悽切切的話，果然把王皇后勸

醒，從此着着防着武貴妃的舉動。果然打聽出武貴妃的詭計來，那武貴妃一面在高宗跟前進讒，又聯絡一班外官劉仁軌，岑長倩，魏玄同，劉齊賢，裴炎等，替武貴妃在外面招權納賄。皇后這纔懊悔起來，常常召蕭淑妃進宮來商議抵制武貴妃的計策。有一天高宗在正宮中用膳，王皇后和蕭淑妃兩人一齊勸着皇帝，須防武貴妃弄權，須從早制裁，他日勢力盛大，便難圖了。誰知高宗聽了，便勃然大怒，拿手指在蕭淑妃的臉上罵道：「全是你這賤婢，在中間搬弄是非，前幾天皇后尙與朕說起你這賤婢，如何陰險，謀害太子的話，如何今日又一變說起武貴妃的壞話來了，這顯係是你這賤婢，從中教唆。」武貴妃原屢次對朕說：「須速把你這賤婢趕出宮去，還是朕顧念昔日恩義，不忍下此毒手。」今日賤婢胆敢進武貴妃的讒言，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。說着，便喝左右，把這賤婢立刻趕出宮去。蕭淑妃慌了，忙跪倒在皇帝膝前，連連叩頭，求萬歲爺開恩。那王皇后也滿面流淚，跪下來替蕭淑妃求着，外面走進四個內侍來，揪着蕭淑妃的衣領，便往外走。那蕭淑妃兩手緊緊的抱住皇帝的袍角不放，口中祇嚷着萬歲爺顧念昔日恩情，饒婢子一條蟻命罷！王皇后也上去勸說蕭氏已生有皇子，爲萬歲體面計，也不宜受辱。高宗聽了這一句話，纔喝令內侍們住手。蕭淑妃

退回宮去候旨，第二天聖旨下來，貶蕭淑妃爲庶人，打入後宮牢中，凡是蕭淑妃的親族，都捉去充軍到嶺南。不多幾天，武貴妃便產下一子，十分肥碩，高宗常常抱持在懷，取名弘字。這武貴妃生了皇子以後，愈覺驕貴，但唐宮定制，貴妃的地位，最高貴的了。高宗要討武氏的歡心，便在貴妃之上，又定了一個宸妃的名兒，封武氏爲宸妃。一切起居服用，車馬儀仗，和皇后僅僅差了一級。武氏高貴到這個地位，他又漸漸兒的不把皇后放在眼裏了。高宗又拜武宸妃的父親武士驥爲司徒，宸妃的哥哥元慶爲宗正少卿。元爽爲少府少監，宸妃的姪兒惟良爲衛尉少卿，懷運爲太常卿，武士驥原有妻妾二人，妻是相里，生子元慶，元爽二人，妾是楊氏，祇生女子三人，長女嫁與越王府功曹賀蘭越石，次女便是宸妃，三女嫁與郭姓，又有武承嗣，原是武宸妃的族姪，祇因宸妃寵愛他，高宗便拜承嗣爲荊州都督，一門富貴，內外煊赫。王皇后看看自己勢力愈孤，宸妃權威愈盛，祇因皇帝的寵愛全在武氏一人身上，不得不凡事忍讓些。武氏自從陞宸妃以後，也不守做妃子的規矩，六宮妃嬪遇有喜慶大節，都要到正宮裏去行着朝賀的禮，獨有這武宸妃，却自恃寵愛，從不向皇后行過禮兒。有時皇后反到宸妃宮中去閒談，這宸妃和皇后說話之間，竟稱姊道妹起來。每值皇

帝朝罷回宮，便駕幸宸妃宮中。這宸妃便把朝廷大事，問個備細，有時還說皇帝某事處置失當，某事調理失宜，皇帝聽了，非但不惱，且稱贊宸妃是女中丈夫。宸妃聽皇帝稱贊他，便又撒嬌撒痴的，要跟着皇帝一塊上殿聽政去，皇帝也歡喜，便傳諭內侍省，在太和殿上掛起簾子來，在簾內照樣的設着寶座，第二天早朝，武宸妃也按禮穿着大服，用一半皇后的儀仗，坐着寶輦，率着內侍和宮娥，前呼後擁的和皇帝一齊上了太和殿，在簾內坐着，受百官的朝拜。又見那班大臣，一個一個的上殿來奏事，皇帝又當殿傳旨，該準的準，該駁的駁，約模一個半時辰，便鳴鼓退朝，從此却成了例。宸妃每天跟着皇帝垂簾聽政去，皇帝坐在簾外，宸妃坐在簾內，每遇有疑難的事，宸妃便在簾內低低的說着話，替皇帝解決下來，皇帝便也依着宸妃的話，傳諭下去，日子久了，便慢慢的成了習慣。高宗原是一個善於偷懶的人，每日坐朝，和大臣們奏對，原也厭煩。如今見百事有宸妃替他打主意，而且宸妃打的主意，說的話，也很冠冕得體。有時宸妃打的主意還勝過自己的，從此高宗皇帝，每天坐朝，也非武宸妃陪着他不可了。王皇后在暗地裏留心着，實在有些看不過去了。有一天高宗和武宸妃正朝罷回宮，王皇后便手捧奏本，在宮門口候着，見高宗駕到，便跪倒在地，雙手

把奏本高高擎着口稱臣妾有奏本在此，願吾皇過目，依臣妾所奏，從此免宸妃臨朝，實國家之大幸。高宗拿奏章看時，那奏章上引着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的話道：「牡雞司晨，家之窮也。」高宗看了，不覺動容，便把宸妃臨朝的事體罷免了。從此這武宸妃便把王皇后恨入心肺，在武氏做才人的時候，便蓄意將來要做一個獨攬朝綱的女主，他明知這位高宗皇帝是個懦弱無能的人，若能收服了他，將來便可以爲所欲爲，因此高宗在做藩王的時候，便百般勾引他上了手，又竭力幫助他設謀定計，爭得了皇位。第二次進宮來，他設法排去了劉貴妃和蕭淑妃二人，自己也掙紮到了宸妃的地位，慢慢的在朝中植黨，把持政權，好不容易自己能夠天天陪着皇帝垂簾聽政，正想把朝廷的大權攬在一個人手中。不料平空裏吃這王皇后上了一本，把他滿心的想望，打得烟銷霧散，叫他心中如何不恨！這一恨他便起了一個狠心，從此蓄意便要推倒這個皇后，纔出他胸頭之氣。這時王皇后的父親王仁祐去世，皇后是很有孝心的，一聞得父親去世的消息，便在宮中日夜哭泣。高宗偶到正宮去，見皇后有淚容，知道是想念亡父，便下諭準皇后的母親柳氏進宮來互相慰勸。那柳氏便是國舅柳爽の妹妹，雖是女流，却頗有才智，當下奉了諭旨，便對他哥哥柳爽說：

道：宮中后妃，互相傾軋，我不當進宮去召人嫌疑，落在是非圈中。柳氏再三勸駕，說皇帝旨意不可違，宮中甥女，念母甚切，及此圖母女相見，亦足慰懷。柳氏聽了他哥哥的勸，便進宮去見皇后，母女相見，自有一番悲切！這消息傳在武宸妃耳中，心中便得了主意，當即用財帛去買通了正宮門監，那柳氏自從得了皇帝諭旨，許自由出入宮庭，常常進宮來探望皇后，有一天柳氏出宮以後，恰巧是皇帝到正宮去，正走進宮門，那宮監呈上一張黃色的紙條兒來，上面寫着時辰八字，又有一枝繡花針兒，刺住在那紙條兒上，皇帝一看那八字，却是他自己的生年月日，當下心中便覺納悶，查問那門監時，說是方纔柳氏出宮，經過宮門上車的時候，這紙條兒便從柳氏的衣襟裏落下來，高宗聽了，心中大怒，便不進宮，轉身向武宸妃宮中走來，便把這紙條兒擲給武宸妃看。武氏看了，故作驚惶的樣子說道：「啊！嚇！這是邪教壓勝，迷人魂魄的法兒，如何把陛下的生辰寫在上面，這人竟要取陛下的性命，豈不是大逆不道的事嗎？」說着把那紙條兒扯得粉碎。高宗也氣得連聲說：「快傳諭給宮門監，自此以後，不許柳氏進宮，凡有出入正宮的，須在身上細細的搜查。從此高宗也不到正宮去，祇在武宸妃宮中，和武氏兩人打得火一般熱，把這皇后丟在腦後。可憐這王皇后，看着

高宗漸漸的轉過心意來，常常臨幸正宮，又許他母女時時在宮中相見，心中把個皇帝却感激到萬分，忽然他母親許久不進宮來了，那皇帝也許久不臨幸正宮了，皇帝禁止柳氏進宮，皇帝心中十分憤恨皇后，皇后却好似睡在鼓中一般，一點也不會知道。那武宸妃看看皇帝第一步便中了他的計，便在背地裏再行他更毒更深的計策。這時武宸妃又新產了一個女兒，高宗因寵愛宸妃，一般的也在宮中筵宴慶祝。那六宮的妃嬪，要得宸妃的歡心，便也各各把賀禮送給這小孩兒，算是見面的儀物。正宮裏有一位趙婕妤，他是很忠心於皇后的，看着皇后失勢，便勸着皇后，須格外自己忍性耐氣去籠絡着宸妃，得了宸妃的歡心，那皇帝的恩情，便依舊可以恢復過來。把這些話再三勸着，皇后聽了他的話，便趁這武宸妃產生女兒的時候，特令宮女，繡着衣裙，另備黃金百兩，拿去賞給那新生的小孩，滿心想買回宸妃的交情來。誰知這宸妃的心腸很毒，他打定主意，要陷害皇后。隔了幾天，那王皇后看看依舊不見皇帝回心，絕跡不臨幸正宮，那武宸妃受了皇后的賞，也依舊不見他來謝賞。心中萬分愁悶，那趙婕妤又再三勸皇后須親自到武宸妃宮中去慰問，乘機也可以探聽探聽皇帝的消息。王皇后看看事已如此，不得不低頭，便忍着怒氣，親自到武宸妃

宮中去，見了武氏，便百般撫慰，有說有笑的。那武氏卻大模大樣的不很理睬。皇后又把宸妃新生的女兒，抱在懷裏，撫弄了一回，便搭訕着回正宮去。王皇后這一去，受着一肚子的冷氣，回得宮來，想起自己的冤苦，便倒在牀上，痛痛的哭了一場。趙婕妤在一傍勸着，正在這時候，忽然見一個宮女，匆匆忙忙的跑進來報說：那武宸妃新生的，一個女孩兒，忽然氣絕死了。王皇后聽了，也十分詫異！說道：方纔睡在我懷中好好的，怎麼得一時三刻便死了呢？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婦人女子，氣度狹隘，於嫉妬爭寵之事尤甚。王皇后因一朝之妬，爲行使反間計，不屑引狼入室，私養武氏於後宮，思欲私義結他日之奧援。誰知世間惟情愛之路爲最狹，卒至變本加厲，損人而又不利己也。

武氏之奸，漸漸暴露。蕭淑妃與王皇后始覺悟，結引非人，而思并力排黜之時，已晚矣。故防小人須杜其微，而制其潛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於女子爲尤甚。

婦人之性，大都偏激，武氏欲陷害皇后，甚至不屑殺其親女，無怪他一登帝位，李氏子孫，無噍類矣。然武氏亦爲帝皇一念之虛榮所蒙蔽，可恨亦可憐也。

第三十五回 王皇后失寵遭廢 韓夫人當筵承幸

武宸妃費盡心計，買通了看守正宮的門監，把那用邪術壓勝謀害皇帝的罪名，加在皇后母親柳氏身上；原是要陷害皇后，祇望高宗一怒，把皇后廢去，從此拔去了眼中釘，自己穩穩的陞做皇后，大權獨攬，可以威福自擅了。誰知道糊塗的皇帝，他一怒之下，僅僅把個柳氏禁止入宮；於皇后的名位，依舊不傷分毫。他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發了一個狠心，再用第二條毒計去陷害皇后。那天恰巧王皇后親自屈駕到宸妃宮中去探望武氏，又抱着那武氏新產的女孩，撫弄一回；見武氏待他總是淡淡的，便忍着一肚子骯髒氣，回正宮去。誰知這裏武氏見皇后前脚出宮去，他便立刻親自下毒手，把這個初生下地玉雪也似潔白的女孩兒，狠狠的扼住他喉嚨，登時氣絕身死。武氏又悄悄的把屍身去放在牀上，用錦被蓋住，轉身走出外房去，若無事人兒的一般。找宮娥們說笑着。武氏下這毒手，原沒有別人在他身旁的。停了一回，那高宗皇帝退朝回宮來，武宸妃上去接住。高宗一坐下，便說：快把我的孩兒抱來！這是宮女們每日做慣的事。當下便有宮女急急進裏屋去，抱那孩子。接着忽聽得那宮女在屋子裏一聲怪叫，連跑帶跌的走出房來，撲的跪倒在宸妃跟前。看他渾

身發抖，嘴裏斷斷續續的說道：奴婢該死！奴婢該死！高宗看了，十分詫異。忙問：什麼事？那宮女一邊淌着眼淚，一邊碰着頭，說道：是奴婢該死，奴婢不小心，這位小公主，不知在什麼時候歸天去了！高宗和武氏聽了這句話，一齊嚇了一大跳。當下皇帝也無暇問話，拉住宸妃的手，飛也似的搶進裏屋去一看，這孩兒果然是死了。這宸妃便捧住孩兒的屍身，一聲兒一聲肉的大哭起來。高宗跑出院去，咆哮大怒，嚇得合宮的內侍和宮女們，齊齊的跪在皇帝跟前，不住的叩着頭。高宗喝叫把這看管孩子的宮女八人，和乳母四人，一齊綁出宮去絞死。又細細的查問：有什麼人進宮來着？內中有一個宮門監，奏說：今天祇有娘娘進宮，探望小公主來着。高宗聽了，忙問武氏：皇后可曾抱弄過孩兒？那武氏聽了，却故意裝做悲痛的樣子，嗚嗚咽咽的說道：臣妾不敢妄議皇后。高宗聽了，把手一拍，腳一頓，大聲兒說道：什麼皇后不皇后！他作惡也作夠了，看朕早晚把這賤人廢去！說着又追問宮女，宮女纔說曾親眼見娘娘進宮來，抱弄着小公主的。高宗聽了，說道：好了好了，不用說了，準是這賤人下的毒手，待朕問他去說着，便站起身要出去。武宸妃急急上前，把皇帝抱住，到了夜裏，武宸妃在牀蓆之間，用盡迷惑的工夫，把個皇帝調弄得服服貼貼。他兩人商量了一夜，高宗口口

聲聲答應把王皇后廢去，冊立武氏爲皇后；這武氏纔歡歡笑笑，親熱了一陣。但這廢皇后是國家的大事，非得皇后犯了大故，由文武大臣奏請，輕易不能廢皇后的。高宗也爲這事，頗費躊躇。武氏說：「當今大臣中，最可畏的莫如長孫無忌；他是國舅，凡事國舅不答應，那文武百官便都不敢答應。如今俺們祇須在長孫國舅前把話說通，這事體便好辦了。」過幾天，正是長孫無忌的生辰。在前幾天，高宗便拿黃金八百兩，繡袍一襲，賜與無忌；到了這一天，長孫無忌家中大開筵宴，賓主正在歡呼暢飲的時候，忽見皇帝和宸妃一齊駕臨。慌得長孫無忌和衆賓客，一齊跪接聖駕；在大堂上面高高的擺起一桌酒筵來，請皇帝入席。長孫無忌家中，原養着一班舞女的；當時便把舞女喚出來，當筵歌舞着。高宗看了，大樂，便多飲了幾杯酒。裏面無忌的姬妾們，伺候着武宸妃飲酒。那班姬妾竭力的趨奉着宸妃，宸妃心中歡喜。無忌有寵妾三人，一是黃氏，一是楊氏，一是張氏。三位姬人，每人都生有一子。當是宸妃把三位公子傳喚出來相見，果然個個長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宸妃把三個公子拉近身去，撫弄一番。酒罷，無忌把皇帝邀進書房去坐，那宸妃也在一傍陪坐，說起無忌三位公子如何可愛，高宗便傳諭，拜三位公子爲朝散大夫，又賜三位如夫人金銀綬四十車。無忌

奉了旨，忙帶着他姬人公子，出來跪謝皇帝。皇帝便和無忌在書房中閒談起來，說話中間，高宗常常說起皇后不產皇子，接着又嘆息了一陣；但長孫無忌，每到皇帝說起這個話來，便低着頭不作聲兒了。宸妃拿眼睛看着皇帝，皇帝也無法可想，便快快的擺駕回宮。長孫無忌見皇帝回宮去了，便邀集了在座李勣于志寧褚遂良韓瑗來濟許敬宗一班大臣，在密室中會議。無忌說：今天萬歲爺對老夫常常說起皇后無子，原是要探聽老夫的口氣；老夫受先帝的重託，不願中宮有仳離之變，因此當時老夫不曾開得口。老夫久已知道萬歲爺因寵愛宸妃，有廢立皇后之意，俺們做大臣的，都該匡扶皇上的過失，不可使皇上有失德之事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當時衆大臣聽了，齊聲說道：俺們都該出死力保護皇后，不使君王有失德。獨有那許敬宗說：君子明哲保身，萬歲爺主意已決，俺們保護也枉然，倒不如順了萬歲的意思，免得傷了俺君臣的感情。這句話一說出，把個褚遂良氣得直跳起來，伸着一個指兒，直指到許敬宗的臉上去罵道：我把你這阿順小人，一句話不會說完，兩人便扭做一團。褚遂良把許敬宗的紗帽也打下來了。長孫無忌和許多大臣上去，把兩人勸開，弄得一場掃興，各自散去。第二天果然聖旨下來，傳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一班大臣，